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四辑】

粟奉之日记

粟奉之 著
江潮 高明祥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四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栗奉之日记

栗奉之 著

江潮 高明祥 整理



凤凰出版社

本辑执行主编 张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栗奉之日记 / 栗奉之著 ; 江潮, 高明祥整理. —
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7. 6
(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. 第四辑)
ISBN 978-7-5506-2593-8

I. ①栗… II. ①栗… ②江… ③高… III. ①栗奉之
—日记 IV. ①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9246号

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栗奉之日记 |
| 著 者 | 栗奉之 著 江潮 高明祥 整理 |
| 责任编辑 | 樊昕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fhcb.com |
| 照 排 |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, 邮编:211523 |
| 开 本 | 880×123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8.375 |
| 字 数 | 218千字 |
| 版 次 |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2593-8 |
| 定 价 | 42.00元 |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025-57572508)

存史鑑今

袁行霈題



袁行霈先生题辞

音實難知，知實難達，達其
知音，千載其一身！
知音之今，讀新編，稀見史料，
刊，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。

傅璇琮謹書

二〇一二年

傅璇琮先生題辭

殫精竭慮旁搜遠紹
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
料庫

王水照
二〇一三年
一月

王水照先生题辞

《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》总序

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，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“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”（罗素《中国问题》）。她绵延不绝、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？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：“和平、和谐、包容、开明、革新、开放，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。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文明就繁荣发展，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，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。”（《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1期）

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，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，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，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。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，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；更不用说遭逢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、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”（李鸿章《筹议海防折》），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劫奇变”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）的中国近现代。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，但是，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，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。1998年6月17日，美国三位前总统（布什、卡特、福特）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、前财政部长、前国防部长、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：“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。”（徐中约著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，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）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，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，相反，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。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

怎样呈现,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层面,人们还在不断探索。这个问题,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。但我们坚信,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,涅槃重生。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,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。

不过,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,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。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,内容复杂,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,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,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。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:“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,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。”那么,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,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——这是我们编纂这套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的初衷。

书名中的“近现代”,主要指1840—1949年这一时段,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,可以适当向前延展,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“近代中国”、“晚期中华帝国”又有所区分。将近现代连为一体,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,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,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,风从何处来;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,或为涟漪,或为浪涛。个人的生活记录,与大历史相比,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。变局中的个体,经历的可能是渐变。《丛刊》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,以个体陈述的方式,从生活、文化、风习、人情等多个层面,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。

书名中的“稀见”,只是相对而言。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,真身虽仍“稀见”,化身却成为“可见”。但是,高昂的定价、难辨的字迹、未经标点的文本,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。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

或数字化的文献,或流传较少,或未被整合,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。因此,《丛刊》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,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、断句费力、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,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,在我们看来,这些文献都可属于“稀见”。

书名中的“史料”,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,举凡日记、书信、奏牍、笔记、诗文集、诗话、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,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、思想、性情的文献,都在考虑之列。我们的目的,是想以切实的工作,促进处于秘藏、边缘、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,通过一辑、二辑、三辑……这样的累积性整理,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,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,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,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,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、日常与细节;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,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;甚至在主流中,还有漩涡,在边缘,还有静止之水。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、大痛苦的时代,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、所思所想的起落,藉纸墨得以留存,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。此中有文学、文化、生活;也时有动乱、战争、革命。我们整理史料,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,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。当然,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,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,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,减少因个人视角、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。

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,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。清人舒位诗云“名士十年无赖贼”(《金谷园故址》),我们警惕袖手空谈,傲慢指点江山;鲁迅先生诗云“我与我血荐轩辕”(《自题小像》),我们愿意埋头苦干,逐步趋近理想。我们没有奢望这套《丛刊》产生宏大的效果,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,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,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,适当“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”(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序言)。

4 粟奉之日记

《丛刊》的编纂,得到了诸多前辈、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。袁行霈先生、傅璇琮先生、王水照先生题辞勸勉,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,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,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“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”重大规划项目,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……这些,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《丛刊》的信心。必须一提的是,《丛刊》原拟主编四人(张剑、张晖、徐雁平、彭国忠),每位主编负责一辑,周而复始,滚动发展,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,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,令人抱恨终天,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。

《丛刊》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(鼓励必要的校释),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、更好地服务社会。希望我们的工作,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。

2013年4月15日

前 言

粟奉之，字赓筵，湖南长沙人^①。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三百二十五册中有其生平及氏族的一些记载：“粟奉之，派名显申，字赓筵，行一，咸丰癸丑年四月二十一日吉时生，湖南长沙府长沙县学附生民籍，肄业城南书院。”这里所记载的粟奉之的出生年月与其日记中的表述相抵牾，日记光绪七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：“芝山、慎生以是日系余生辰，置酒为寿，兼邀王雨丞会饮。余也春秋三十有三，茫茫身世，百感俱来，越在异乡，只伤离索，两君余新识，顾殷殷若此，酒食不足，较情意何可忘耶。”又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二十一日：“以生日之故，与蒋莘生酌杏仙录事处，计余春秋三十有八矣，日月不居，蹉跎如昔，强颜中酒，职用怆怀。”由此可推算其出生年月当为道光二十九年己酉（1849）四月二十一日。因其日记为自撰，且在日记中关于其生辰记载可以互相印证，因而后者可信度比较大，故从后者。从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一书可知其有胞弟三人，胞妹二人，至少一子一女。粟氏一姓，支派众多，粟奉之始祖为粟镇瀚，支祖为粟应元，是为长沙河东夹塘粟氏一脉，其字辈为：“应万宗祖，友志彪廷，崇再允兴，正逢子法，

^① 卷一自序：“余生为乡人，足迹所至，不出长沙百里间。”

维时显易。”^①今存粟奉之著述仅其自撰《粟赅笈日记》十五卷^②，藏于国家图书馆，著录虽作“稿本”，而字迹工致如一，疑为其后来缮写或付钞胥写成。该部日记，不仅载有作者生平不少信息，而且对时局制度、风土人情等也多有记述，文笔优美生动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。因不揣浅陋，胪陈如下。

从《粟赅笈日记》中，我们知粟奉之（以下简称“粟子”）至少有二子，一曰易泰，一曰易贲^③。粟子五次会试，均为告败而终，然于光绪十五年赶上大挑之期，得以知县归四川试用。日记始于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初四日（1877年1月17日），终于光绪十六年庚寅二月二十日（1890年3月11日），跨时十三年有余，粟子日记并不是连贯的时间，而是每卷之间，有的是紧接而述，有的则隔断一些年月，大概是此间无甚可记载。其日记次第如下。

卷一丁丑会试日记，始于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初四日（1877年1月17日），终于光绪三年丁丑八月十七日（1877年9月23日），历时八月馀。此间日记可分为三部分，即从长沙发京师之途，客居京津所历，从京师返长沙之途。从长沙自京师，粟子乘船由长江而东，至扬

① 参见湖南图书馆编著《湖南氏族迁徙源流》，岳麓书社2006年版，第993页。该书言长沙河东夹塘粟氏老派字辈为“应万宗祖友志文廷崇再允兴正逢子法维时显翼福庆长增”，但据《清代硃卷集成》可知“文”当为“彪”，“翼”当为“易”。因后者影印颇详，且附有实名，故从之。

② 实存十四卷，在第二卷后，径题为第四卷。缺第三卷，原因不详。据第二卷末有“越百有三十日，乃有滇南之行”，如果有第三卷的话，大概也是记叙去往滇南的行程。

③ 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十七日：“霁。归自宣南才九十日耳，官书星急，复有蜀都之役，爰率门人赵勉吾、堂弟晋生暨儿子易泰、易贲以是午登舟。”

州府而北上入山东，一路北上抵京。这一部分，栗子游历记叙颇为用心，占据卷一很大篇幅。当然，此部分日记的主体还是在于客居京城时的所历，也是此行的目的，即丁丑年的会试，但是这次会试的结果是失败的^①，栗子在客居京津一段时日后，便与同年郑棣和计划归里^②，归途并非原路返回，而是由天津紫竹林展轮南下而至上海^③，在上海逗留少许日，再由上海经长江乘轮而返长沙^④，至光绪三年八月十七日抵长沙省城。后又准备庚辰会试，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二庚辰会试日记，始于光绪六年庚辰正月十八日（1880年2月27日），终于光绪六年庚辰五月二十日（1880年6月27日），历时四月整。与卷一丁丑会试一般，此次行程亦可大致分为去途、客京和归程三部分，但不同的是，去途的路线是由长江乘船达上海，再由上海乘轮船由海上发往天津，且途中风景所历较之卷一有所简略，盖前言已备而不赘述。但在京中的游历述说常有新意，此次会试结果仍然失败^⑤，随即南归，同丁丑会试返程路线一样，仍由天津展轮经海上至上海，由上海经长江返里。“越百有三十日，乃有滇南之行”^⑥，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四滇南日记，始于光绪七年辛巳正月初一日（1881年1月30日），终于光绪八年壬午五月十四日（1882年6月29日），历时约十七个月。此部分日记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一卷，记叙的是栗子客滇的事情，在这里栗子所做无非是游历风景，结交好友。其间记叙的云南

① 光绪三年丁丑四月十二日：“辰刻榜发，不第。”

② 光绪三年丁丑七月初七日：“客居既久，归思如焚，至是与棣和同年定计归里，勉强作别，难为情也。”

③ 光绪三年丁丑七月十二日：“候舟天津数日，及是日晡，乃与棣和至紫竹林上保大轮船。”

④ 光绪三年丁丑七月二十六日：“午刻开轮，傍晚过金陵。”

⑤ 光绪六年庚辰四月十三日：“是日榜发，不第。”

⑥ 光绪六年庚辰五月二十日。

风景风俗皆有奇异之处,在此成《滇南秋兴八首》尤见沉郁,且有浓厚的地域色彩。于此所交游之人,最为密切的为彭慎生、王芝山、王怀钦三人,而贵显者莫过于云贵总督刘长佑,即文中所称“印帅”。粟子并非只是玩乐,一样关心时局,如对法国谋袭越南之事尤有所慨。光绪八年五月十四日,粟子订西游大理的计划,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五苍洱日记,始于光绪八年壬午五月十五日(1882年6月30日),终于光绪八年壬午九月十二日(1882年10月23日),历时将近四个月。这实际上与卷四《滇南日记》是一体的,不过着重记叙了大理的游记。这部分日记大体可分为来往大理途中及在大理的闻见,归来钱别乃归长沙途中这两大部分。大理之游,粟子是和黄赞忱一同,很见其冒险的精神;尤其对大理的山川形胜与历史风俗有细致描绘。自大理归来,便作长沙归计,如此匆忙,大概是为了癸未会试,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六癸未会试日记,始于光绪八年壬午十二月十四日(1883年1月22日),终于光绪九年癸未六月十九日(1883年7月22日),历时六个月。这次日记历时虽短,但记叙的内容篇幅并不减。虽然此行的目的依然是癸未会试,但是记叙的重点并不在京师,而是往来的路途。这次的路线仍旧由长沙启程经长江而下,至金陵而逗留数日,并与罗仙樵同游苏杭一带。后至上海,乘轮船走海路而至天津。后至京师会试,然此次的结果仍是不第^①,不几日便定归计而至金陵^②。返程是经山东而南下,至金陵而又见王怀钦等^③,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七金陵日记,始于光绪九年癸未六月二十日(1883年7月23

① 光绪九年癸未四月十二日:“榜发,不第。贺彭少湘、黄笠云、郑绍侨举进士。”

② 光绪九年癸未五月初六日:“魏元仲同年相约从清江浦陆路往金陵。”

③ 光绪九年癸未六月十九日:“二十五里燕子矶小泊。二十里下关,进至石城门,登岸,与王怀钦、龙首腾、黎岷江相见旅次。”

日),终于光绪九年癸未九月初六日(1883年10月6日),历时两个多月。此次日记所叙时间短,篇幅也不大。大概此次因陈舫仙方伯见招,方留候于此,并无长期客居或者游览的打算,只不过消磨时日而作游玩^①。其间无非观景与应酬之类,但客居金陵六十馀日后,因陈舫仙方伯尚无简放之期,而思乡心切,乃与甘澍生相约旋里^②,于光绪九年癸未九月初六日归长沙。但隔一年,于光绪十年甲申三月二十五日,又复游金陵。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八金陵日记,始于光绪十年甲申三月二十五日(1884年4月20日),终于光绪十一年乙酉二月二十九日(1885年4月14日),历时约一年。此行亦是由家乡启程,重点记叙的当然是在金陵的闻见。此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中法局势的描绘。光绪十年甲申六月十九日(1884年8月9日)、光绪十年甲申九月十七日(1884年11月4日)、光绪十年甲申十一月十一日(1884年12月27日)、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(1885年2月8日)、光绪十一年乙酉二月十九日(1885年4月4日)、光绪十一年乙酉二月二十五日(1885年4月10日)均是描绘的中法一事,且颇具时局眼光与慨慷之气。由此可见粟子的用世之心,所谓流连风月,不过是未有施展之地而已。后因莫覲廷来书,而招往山东^③,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九山左日记,始于光绪十一年乙酉三月初一日(1885年4月15日),终于光绪十一年乙酉五月十四日(1885年6月26日),历时两月余。此行其实并不陌生,丁丑会试的来途与癸未会试的返程皆

① 光绪九年癸未六月二十日：“原陈舫仙方伯见招之故，留候金陵，客居多暇，盖得浏览昔人之陈迹，以自排遣。”

② 光绪九年癸未八月二十三日：“留金陵六十馀日，而陈舫仙方伯尚无简放之期，是虽樽酒朋俦，良多佳会，当此秋风莼脍，莫解归思，遂与甘澍生相约旋里，假装待发，而同人必欲款留一夕，情挚不能却也。夜，周子方饯于秦淮。”

③ 光绪十一年乙酉二月十二日：“得莫覲廷书招游山东，先日得罗仙樵书约赴台湾，质之同人，咸以为山东土厚水深，去京师近，于计为得也，遂决。”

经过山东,而此行着重游历了济宁、济南、徐州三地,游走了三孔、大明湖、趵突泉等名胜,主要从游的人物当然是莫覲廷。此部分日记大概因为时间比较短的缘故,记叙较为简略,且其间栗子交游不丰,因而不遇之叹愈发浓烈,遂作闽计^①,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十闽海日记,始于光绪十一年乙酉五月十八日(1885年6月30日),终于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一月初五日(1885年12月10日),历时五月馀。此行由山东南下抵上洋,而附威时麦轮船往台湾^②,后由台湾附万年清轮船而至闽^③。主要从游者有杨厚庵宫保、罗仙樵、蒋莘生等,其间所为不过观景交游之类,而对闽中风尚描写饶有风趣,亦可见栗子交游之广。然其游闽亦是不遇,遂乘轮而往上海^④,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十一丙戌会试日记,始于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一月初六日(1885年12月11日),终于光绪十二年丙戌七月初五日(1886年8月4日),历时将近八个月。此行由江阴乘舟达清江浦,后换车马而至山东,于济南晤莫覲廷、陈粒唐等,这部分是记叙的重点;后至京师参加会试,而这次的结果仍然是失败的,且栗子颇感落寞^⑤;不几日便乘轮由海路发往上海,后至金陵,游历数日便返长沙。此次日记,可见

① 光绪十一年乙酉五月十八日:“游山左不遇,变计之闽,舟车代谢,易视千里,岂好游者之过,抑造物之弄人耶!”

② 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六日:“闻威时麦轮船将以军械往台湾,日昃,治任附之,仍投宿相识处。”

③ 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初二日:“日昃,因申节斋军门(道发)凯旋之便,附万年清轮船,逾时展轮,循山而西,回首鸡笼,云气上接蔚蓝,相去不知几由旬矣。”

④ 光绪十一年乙酉十月十四日:“午刻,张叔琴、袁咏生、邓安臣(大钦)来会,乃与之附富有轮船往上海。是时同舟千众,皆楚人之游闽不遇者,当道以轮船分送回籍,亦挚谊也。”

⑤ 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十五日:“四试如斯,不禁怆然泪堕矣。”

粟子去时兴致颇高，而返程落寞亦显。有志而不得，足见其抑郁。然心之不渝，亦见其执著。后有东游之计，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十二东游日记，始于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六日（1887年11月1日），终于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十一日（1888年4月21日），历时不足六个月。这次游历的缘由是“与夏漱蘅约期东游，并为己丑会试张本”^①。由乡里启程，乘船先至金陵，晤莫覲廷、凌问樵等，后至上海，主要从游者有龚仰蓬年伯、张小唐、郑厚馥等，而于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十七日定计与孔静皆、符岳涛赴闽^②，于是月二十六日至福州城^③，从游往拜，一睹鼓山之胜。后乘火轮船往粤^④，于是乃有下言。

卷十三海南日记，始于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十二日（1888年4月22日），终于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二月初六日（1889年1月7日），历时不足九个月。粟子此行为只身前往，且有不得已之意味，常年游走不遇，可见其心中悲苦^⑤。然其仍关心风土人物，实为有心人。此部分日记主要记叙了旅粤期间的交游浏览，尤其对粤中风俗描绘颇见风味，如粤中妇人有用脚环者、粤俗重视七夕等。其间，主要从游

① 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六日。

② 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十七日：“留上海八十日，掷时征逐之场，纓虑牢愁之府，人事拂违，如是极矣。是日，始得与孔静皆、符岳涛相约乘琛航兵轮船赴闽，检点甫定，值郑厚馥约去注红馆，小酌尽醉，时行篋已寄顿舟次，乃与静皆就宿厚馥处。”

③ 光绪十四年戊子正月二十六日：“夜雨。早起，整行李入福州城，侨文兴馆，乙酉秋客闽旧寓也。”

④ 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十一日：“侦知有火轮船名海坛者将之粤，日中，掣行篋只身附之，劳人踪迹，自此在五羊城畔矣。”

⑤ 光绪十四年戊子三月十二日：“余之东游，凡志夫闽也，志夫闽，复之粤，非得已也。然穷年奔走，升斗之求人不易，而因时流览，山川之贶我已多，盖其得失亦参半矣。”